

屋上提琴手

林啓楨／青科

屋上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 是一部音樂劇類型的電影，其完成並推出問世的時間是1971年，也就是民國六十年，當年我才十四歲，國中三年級，如今回想起來比較深刻的記憶是自己當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隨國中畢業旅行去到台中玩，在台中公園遊園時被一顆不知來自何處的石頭打中門牙，當場血流如注；那一次旅行也同時聽到收音機廣播說中華民國因為漢賊不兩立，因此必須退出聯合國。當時年輕不懂思考人生，又忙於考試，更是覺得國事天下事都比娛樂重要，當然沒有機會也不會有心情去欣賞到這部「屋上提琴手」音樂劇。

民國六十四年，我考上大學，從較鄉下的嘉義來到如同大觀園的台北與台大，才初次見識了醫訊總編白明奇醫師在最近為醫訊邀稿處女作「傳統」一文中所提到的「傳鐘」；台大的特色，或許在有詩意與有用心的白醫師心目中認為「傳統聖地」是「傳鐘」或「傳園」，不過當時時候鄉下人進城的我，只記得大學門口的許多廉價小吃與公館的二輪便宜電影院「東

南亞」；而應該也就是在「東南亞」裡，是我第一次隨波逐流地觀賞到「屋上提琴手」這部電影。

其實時日已久，我已經不記得當初看完時回家是否有寫日記，或者有著枕頭深思，然而，的確記得當時心中的震撼不亞於讀了「新人生觀」、「未央歌」、「老人與海」、「荒野之狼」等書後的感想。但後來來到成大與好朋友組合唱團，在成杏合唱團創團後的第一次公演民國八十一年，不自覺地就選了「屋上提琴手」的「日出日落」(Sunrise, Sunset) 作為表演的重點曲目之一，這種巧合依稀是一種心靈活動的自然延續，我想也應該可以提供白總編來用神經心理層面作科學分析的題材。

「傳統」一文引經據典十分符合「實證醫學」的精神，然而微言大義並不容易懂；個人以為，簡單地說，任何單位內刊物可以出現如此省思味道濃厚的文章，就足以證明這個單位是充滿理念與理想，是不隨波逐流，並且是充滿前瞻性，是追求卓越的。而且因為提及傳鐘，想起陳年往

THE ORIGINAL BROADWAY CAST RECORDING



Zero Mostel Fiddler on the Roof



事，想起「屋上提琴手」，心靈活動的另

一個自然延續也就是共襄盛舉。
台大的畢業生很多，情感依附不同，應該對母校的回憶重點選擇判斷差異很大。而個人以為，傳鐘這個地理名詞或許是一個看得見的具體象徵，但卻絕對不是值得當作指標意義的硬體，因為它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校園約會的參考場所或者神鬼傳奇的特殊地點罷了；台大人真正懷念

「傳鐘、傳圖」的原因，應該是懷念傅斯年這個只當了一年半校長的老校長，而懷念傅斯年是因為除了他以行動證明他所主張的「學術超越政治」，更在於他所揭櫫的「奉獻這所大學於宇宙之內」那種廣大的胸襟與浩然的氣概。

因此，成大醫學院的武田書坊如果只是地理名詞也不算什麼，因為萬一如果每個人只記得成大醫學院有個武田書坊卻不了解裡面藏得是什麼書？這些書收藏的目的與意義何在？內容珍貴之處為何？其藏書借書記錄也都是個位數的話，那麼武田書坊也將成為歷史的紀念碑，而不是精神的指標。至於說到傳統，相對於白總編的引用他人故事的句子：「成大醫學中心沒有傳統，因為傳統是屬於歷史悠久的哈佛、牛津之類的學校」，我相信他一定很想聽到這個故事的下半段，那是當年在任的馬哲儒校長在聽說後立刻評論了一句：「黃創院院長推動醫學院追求卓越的努力就是一種傳統。」

屋上提琴手何以是屋上提琴手呢？這個音樂劇出現的第一首序曲歌其歌名就叫做傳統 (tradition)，歌詞中解釋得很好，男主角說他不知道如何去解釋傳統，但是沒有傳統，該城市 (Atalake) 的人就不知如何吃飯？如何穿衣？以及作任何的事？但男主角發現在傳統中卻又有許多環境時

代變遷帶來的新考驗，令他們不知如何是好，就如同在屋頂上的提琴手，雖想拉出美妙的弦音，卻又怕不小心便從屋頂上滑落下來，因此，必須小心翼翼維持平衡，但卻又不願放棄在屋頂上拉小提琴的自得與成就感。

我曾在小學與中學階段有八年痛苦學習小提琴的經驗，也曾經上台演奏過，但卻無法想像站在屋頂上演奏小提琴有何快

樂與成就感呢？至於劇情中，兩個依傳統而結婚的夫婦，在不知不覺生活二十五年，其養育出的女兒們卻一個個皆似乎違背他們所認知的傳統而選擇自由飛翔的時候，他們才恍然大悟時不我與且不知愛為何物，而彼此互問：「你愛我嗎？」經過一番思考們自問，他們終於明白或許結婚時並不確定，但是無論局勢如何變化，與女兒如何離去，但他們仍深愛對方。至於歷經二十五年才知道會太遲嗎？他們說，過去的世界或許不會因此而改變，但是，「It is good to know」。

最近，我有幸第三次代表台灣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TMAC) 去觀摩學習如何進行醫學院教育評鑑，當看到這第一次接受 TMAC 評鑑之某醫院排出的課程雖然繁複，卻竟與二十五年我還是 resident 時幾乎一模一樣，其實相當受到震撼，似乎是傳承與傳統，卻訝異時間並未帶來思省。而某位醫師還大言不慚地表示，他們對 TMAC 與世界醫學教育聯盟 (WFME) 的醫學教育基本核心雖未事前知道，但當天聽聞後便可自豪全部可謂是身體力行的例行公事。受評者的信心固然重要，但評鑑委員們卻在現場考察時看到該院老師在未向病人解釋病情的前提下便拉開病人的衣服聽呼吸聲，而三個實習學生的冰冷聽診器也馬上毫不客氣地附了上去，當場瞠目結舌，心



中所立刻產生的對比圖象，就是「屋上提琴手」中那兩個孤單自憐卻懂得反省的夫婦。

在2004年的立委選舉前，因為湯銘哲教授介紹而與一位來自美國加州某參議員的國會助理，在辦公室暢談了一小時的台灣政情，當時我努力地與他的文化背景作接軌以便有共鳴，最後，也是在屋上提琴手的故事隱喻中找到了心靈最接近的交流平台。

醫訊「傳統」一文的第一個問題：「傳統在哪裡？」沒有人可以回答，也沒有人有權力回答，因為那必須是一種自然的心靈共識。第二個問題：「離開成大需要傳統嗎？」似乎只是掉入思維邏輯的泥沼，因為它與「留在成大需要傳統嗎？」



都不是一種傳統的思維。至於第三個問題：「傳統可以建立嗎？」其實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就好像問說「理想可以存在嗎？」關鍵問題根本不在可不可以，而是理想是什麼？有無能力堅持理想於現實世界中？以及到堅持什麼層次？

屋上提琴手的「日出日落」是一種感慨，「這是當年我抱著的小女孩嗎？這是當年玩耍的小男孩嗎？我不記得我變老了。但何時她已是如此美麗的大女孩了呢？而他又如此高大英俊了呢？」其實，劇情中隱喻的美麗蝴蝶蛻變並不是因為傳統，而是生理，而是基因；

在驚訝於小孩長大的神奇時，歲月也帶來成人的老化與衰弱；因此從不同觀點來看，小孩長成大人有了自得與驕傲後，也便將面對另一階段的衰老與退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草木生焉」，萬物之理在自然之母，這何需傳統？！

然而，在生理變化的過程，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因為有複雜的腦部活動，畢竟總有辦法留下光彩吉光片羽與高尚心靈的痕跡；而「追求卓越」是一種向上衝刺的心靈活動，「

不斷反省」則是一種看不見的人生方向盤，誰能掌握了方向盤並能夠適時地踩下油門呢？

建立傳統又有何得呢？不知傳統又有何失？明奇兄庸人之擾，如同向屋上提琴手中的老夫老妻問到底彼此是否心中有愛一般。想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是自在人心，但如果真的因引起共鳴後有答案，那也真的是「It's good to know」。

